

锺叔河(1931—)，湖南平江人，编辑、学者、散文家，主编有《走向世界丛书》等。最近十年，锺叔河每年都有一两本新书面世。本月迎来米寿之喜的他，仍在孜孜不倦做自己的事。

很早以前，他就明确表示不喜欢傍晚公园里千篇一律的老年散步，宁愿看尘土飞扬，工人奋力劳作，挥洒汗水。那些生命力旺盛的、有独特品质的事物，才是他所钟爱者。“他对木匠的手艺后来甚至有点爱好了，就像嵇康喜欢打铁一样。”(朱正语)他的家里，至今仍保存着他亲手制作的两个刨子。

是记者，是木匠，是电镀工，也是编辑……八十八岁的锺叔河，人生经历跌宕起伏，堪称传奇。

1945年，15岁的锺叔河在湖南平江老家读书，写下了《蛛窗述闻》。自序中，他写道：“予喜闻奇怪之事，而乐其荒诞不经。”好奇的人往往有他独特的命运，好奇的读书人尤其如此。他的命运，此后常与他好奇的个性纠缠。

1949年，长沙解放前夕，锺叔河在湖南文艺中学读书，是校内公认的“左翼青年”。他参与了地下党的护校工作，与国民党的“三青团”分子发生冲突，眉骨受伤，伤痕留存至今。头破血流的锺叔河被送进医院，校长通知了锺叔河的父亲，锺父哭了。锺叔河的父亲早年就读于时务学堂，受学于梁启超等人，是维新派的一员，当时并不赞同锺叔河的做法。

1958年，锺叔河被打成“右派”，从此自谋生路。有段时间，他以拖板车为业，晚上闭户读书，偶然得到周作人的地址，便给周作人写信。周作人1963年十一月廿八日记记载：“上午得吉光廿五日信，锺叔河廿四日信。”廿九日记云：“下午丰一为寄锺叔河信，又寓言一册及写字。”说的便是这件事。一位拖板车的年轻人，在孤寂的岁月，与同是孤独的周作人从此有了文字缘。若干年后，锺叔河力编周作人文集，他说：“我拖板车时，他给我回信，给我寄书，看得起我。我如今来编印他的书，也算是‘士酬知己’吧。”

1970年，锺叔河在“文革”中被判刑十年，其中九年在湖南沅江农场劳改。在狱中，他偶遇潘汉年并诉及自己的冤屈时，潘汉年对他说“你还年轻”。在狱中，锺叔河抓紧一切机会读书、做事，他与狱友一道刻印了陈老莲(陈洪绶)的《水浒叶子》。此书，如今已很有版本学的价值了。

1979年，锺叔河的冤案得以平反，年近五旬的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出版事业。在此之前，他一直思考中国的现代化问题，认为“现代中国的根本问题就是没有与世界同步，中国脱离了这个世界轨道，如果与变化的世界同步了，那么问题就解决了。”

于是，他走南闯北，从北京、上海、南京等地图书馆搜集300多种中西交通的书籍进行整理，他希望从中辑印最具代表性的100种，名为《走向世界丛书》。尽管在上世纪80年代这套丛书仅出版30余种，却已享誉全国。钱锺书说：“这个编者，如果他到北京来，我很愿意见他。”当锺叔河把《走向世界丛书》每部书的前言集结出版时，一贯不喜为人作序的钱锺书主动提笔作序。如今，《走向世界丛书》被公认为20世纪80年代最有影响的一套大型丛书。

不久之后，锺叔河又规划出版曾国藩和周作人的书，勇敢突破出版禁区，引发广泛的社会反响。曾任中央文史馆馆长的萧乾撰文誉他为“长沙出版界四骑士”之一。锺叔河也获得中国出版界的最高奖“韬奋奖”。进入21世纪以后，锺叔河的散文创作迎来高峰，出版的《小西门集》《记得青山那一边》等深受读者喜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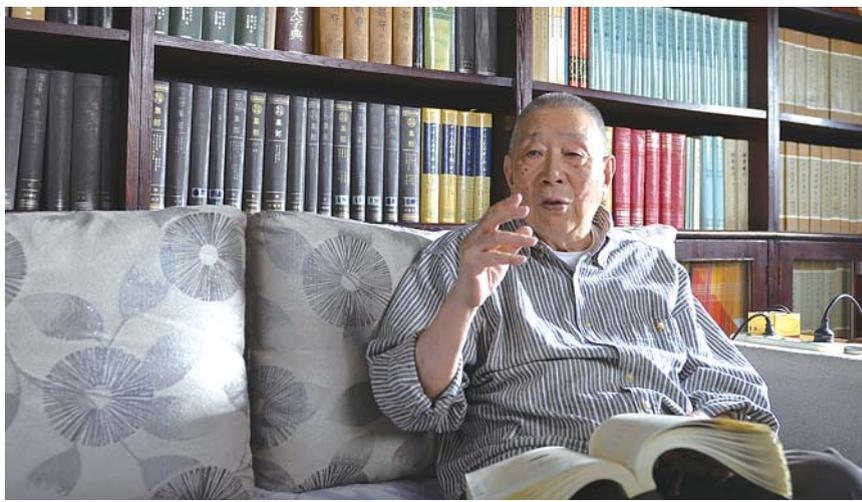
著名散文家张中行撰《书呆子一路》专论锺叔河：“他的行业是全套书呆子一路，由读书、写作直到编辑、出版。”张中行的话大致不差。细理锺叔河八十八年风雨人生，不难看出，归根结底，锺叔河只是一位真诚的读书人。他的人生追求却始终如一，即独立不倚地去生活，不随大流地去思考。这有点类似他的同乡先辈郭嵩焘。

在中国，凡坚持自己理念做事者，总会遇到不少阻力。而锺叔河在跌宕起伏的人生路上，不仅顶住诸多压力，而且做成了不少意义非凡的事情，启人茫昧，导以明灯，堪称典型。周有光先生曾言：要从世界看中国，而不是从中国看世界。值锺先生米寿之期，本报特专访锺先生，请他谈谈世界、话语人生。



## 出版家锺叔河：从世界看中国

□特约撰稿 尧青飞



锺叔河先生近影。  
王平摄

齐鲁晚报：去年，历时三十余年终于合璧的《走向世界丛书》100种甫一出版，就获得第六届韩国坡州图书奖“特别奖”、第十二届书业年度评选“年度古籍类图书”等奖项。请您谈谈这部图书的编辑缘起。

锺叔河：我向来喜欢看书，也喜欢用自己的脑袋思考。1957年以后的二十多年，我被打入另册，蹲了监狱。坐牢时当然不会想到编书，但好在我还有书可读，也可以更为自由地思考中国的过去和未来。我所想的是：中国怎样才能改变，怎样才能改变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。1979年，我的错案被平反，我得以到出版社工作。我想，让早期走向世界的人现身说法，对现代人还能产生不小的影响。1980年，“走向世界丛书”的第一种《环游地球新录》就出版了，之后平均一个月出版一种。我原计划出一百种，出到三十几种时，因人事原因而中止。前几年，岳麓书社决定重启项目，跟我签订合同，去年总算把100种书出齐。

齐鲁晚报：《走向世界丛书》英译名据说和杨宪益先生有关？

锺叔河：《走向世界丛书》的英文译名不少，据我所知，印成白纸黑字的至少有三个，即：The Outer World in Chinese Eyes, Chinese Travellers Abroad, From East to West, 杨宪益先生以为第三个译名较好，我也十分同意。《丛书》凡例即已开宗明义：“本丛书专收一九一一年前中国人访问西方国家的载记(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也放在西方国家的范围之内)。”因此这并非一般的国外游记，更不是从“天朝上国”前往“四裔蛮荒”猎艳搜奇的新《山海经》或《天方夜谭》，而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“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”的实录。From East to West,就是从古代社会走向近世文明、走向变革和开放的现代化。

齐鲁晚报：上世纪八十年代，《走向世界丛书》曾风靡一时，具有启蒙意义。今天，中国的社会环境发生很大变化，“走向世界”是否已是一个陈旧的话题？

锺叔河：中国走向世界的过程远未完结，《走向世界丛书》在今天还很有现实意义。从经济和技术层面上看，与外面的差距

好像大大缩小，甚至还很强势，但在人文精神等方面，情形并不一样。走向世界，主张传播西学，并不等同“全盘西化”，也并不过时。清朝光绪年间，围绕办洋务、设海防，大臣和言官们各抒所见，有充分的表达权。传统文化主流是保守的，但并非铁板一块，不是要“取其精华，弃其糟粕”吗？而传统文化哪些是精华，哪些是糟粕，正需要通过走向世界，在与世界其他文明的对照中显现出来。

另外，我还认为当时走出去的人，总体上在思想上有追求一些，理想主义也更多一些。现在“出洋”的中国人，有不少思想是肤浅的，他们不大注意比较研究东西方文化和制度的不同，多是考虑自己目前和今后的利益，并不忧国忧民，或有意无意回避。

齐鲁晚报：你曾说《走向世界丛书》的众多作者中水平最高、最具思想深度的是郭嵩焘。您为何对郭嵩焘情有独钟？

锺叔河：郭嵩焘是湖南湘阴人，中国首任驻英公使。他原是一位传统士大夫，但头脑与时俱进，目光非常敏锐，《伦敦与巴黎日记》是丛书里最有思想深度的一本。郭嵩焘的思想远超同时代人。他第一个公开承认清朝的“政教”不如欧洲。比如，当时很多人批评外国人跳舞，男女搂抱不文明，郭嵩焘就敢说，据他观察，外国人跳舞

是文明社交，男女互相彬彬有礼，比中国士大夫公开纳妾蓄妓文明得多。

齐鲁晚报：但对现代人而言，郭嵩焘的知名度似乎远不如他的湖南同乡曾国藩和左宗棠等人，您怎么看？

锺叔河：郭嵩焘的言论超越了他的时代，甚至今天也还没得到充分认识，他不被理解也很正常。在当时，郭嵩焘被骂为“汉奸”，遭到守旧士大夫的切齿痛恨。其所以如此，主要是因为郭氏从根本上否定清朝的政教，动摇“中体西用”的根基。

郭嵩焘对世界的认识，特别是对西方文明的了解，高于咸同时期大多数谈洋务、办洋务的人，实际上为他身后蓬勃兴起的维新变法思潮开了先路。诚然，左宗棠的事功多于郭嵩焘，但郭嵩焘的历史地位要比左宗棠高。从长远的历史眼光来看，评价一个人的历史地位，主要不是看他做的事做得多还是做得少，而要看他的思想达到怎样的高度。

齐鲁晚报：郭嵩焘是否也有他的局限性？

锺叔河：历史地看，时代总是不断进步。《走向世界丛书》的作者们都有局限性，郭嵩焘也不例外。然而重要的是，走向世界这件事代表了正确的方向。不少人走向世界是被动的，是被派出去的。但是不管怎样，只要出去了，就会起作用。有思想自觉者如郭嵩焘，起的作用就更大了。他们代表了传统文化不断更新的方向，即人要现代化，思想也要现代化。从这点看，郭嵩焘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先驱。

齐鲁晚报：清末民初以来，为什么有一批人能从传统的士大夫逐步转向现代知识分子，根源何在？

锺叔河：传统士大夫要转变成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，关键在于必须与陈旧的传统观念彻底决裂，要通过民主与科学的洗礼，脱胎换骨。熟读《离骚》可能成为感慨悲歌的名士，却无助于现代化观念的形成。现代化的观念就是民主和科学的观念。鲁迅著作的价值，正在于无情地鞭撻了专制和愚昧，深刻地批判了腐朽的传统观念。周作人的著作亦是如此，周氏兄弟正是从旧士大夫蜕变成现代知识分子的典型。

研究十九世纪中国士大夫对西方文化的认识及其反应，可以看出他们受传统文化束缚的深重，看出他们要接受现代化观念和否定自己的旧意识的艰难。自觉地放弃陈旧思想，接受新观念，这个过程十分复杂和曲折。直至今日，一些知识分子的血管里仍流淌着传统士大夫的血液。

齐鲁晚报：听说您很喜欢读《儒林外史》，这是否有助于您认识中国的读书人？

锺叔河：我不过是一个普通的读书人，这一生不读书的时间很少，书是我生活中很重要的东西。但年轻时，我心里瞧不起以文墨谋生的人，以为文字虚空，被实际的力量控制和决定方向，随意性大。那时我更热爱自然科学。我全不承想此后以文字为职业，也不料一生沉浮皆在此中。《儒林外史》是一面镜子，多读一读，有助于认识自己。中国古代的读书人，多依附权力与权威，往往患有软骨病。现代的知识分子，应当心境自由，凭自己的本事即知识吃饭，既要融入社会，又要保持独立人格，有较为宽广的精神世界。如闻一多《静夜》一诗所言：“静夜！我不能，不能受你的贿赂。谁稀罕你这墙内尺方的和平！我的世界还有更辽阔的边境。”

齐鲁晚报：能谈谈您近期手头的工作吗？

锺叔河：我现在老了，主要把从前编的书、写的文章整理整理。另外，我还在写自传，算是为自己一生作个交代，给同时代也许还有下一代的读者一个说明，希望能多收获一些知音。

